

白 門 柳

画本

第二部
秋露危城



◆ 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白门柳》之 绘画本

◆ 原著 刘斯奋
◆ 改编 现代风
◆ 绘画 舒勇 戴秀珍 舒杰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笑改刘舒戴舒绘秀画编斯著
杰珍勇风奋



刘斯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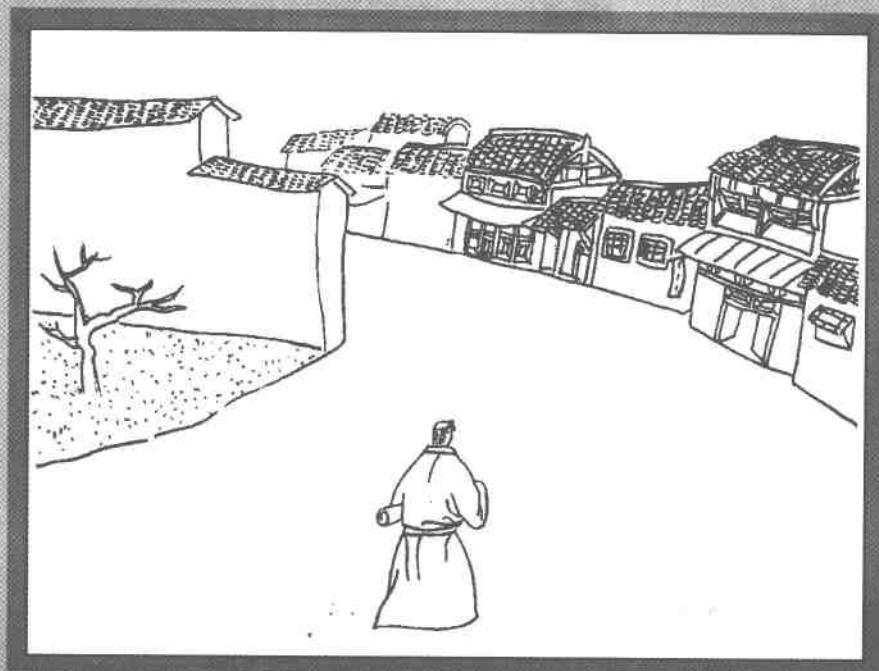
广东省中山市人，

六七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著有《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辛弃疾词选》、《周邦彦词选》、《姜夔张炎词选》、《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唐宋诗词彩图辞典》等，并出版《刘斯奋书画集》。1985年起从事长篇历史小说《白鹿原》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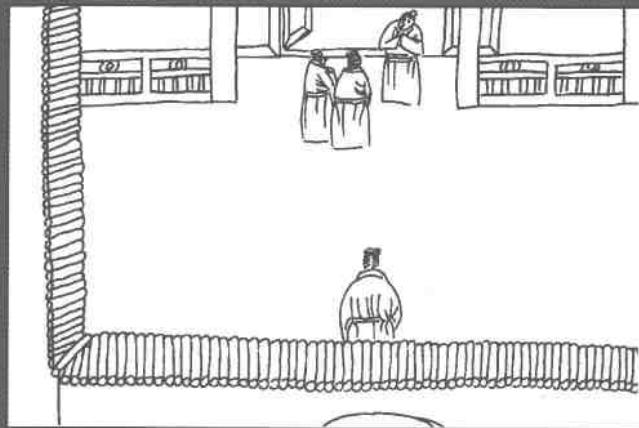
主要人物表

黄宗羲	字太冲，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陈贞慧	字定生，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冒襄	字辟疆，明末副贡，“复社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	字密之，翰林院编修，“复社四公子”之一。
侯方域	字朝宗，明末诸生，“复社四公子”之一。
吴应箕	字次尾，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顾杲	字子方，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余怀	字淡心，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梅朗中	字朗三，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张自烈	字尔公，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左国棟	字硕人，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沈士柱	字昆桐，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郑元勋	字超宗，明末进士，复社扬州地区前社长。
黄宗会	字泽望，明末选贡，黄宗羲之弟。
史可法	字道邻，东林派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淮扬军务。
刘宗周	字念台，号蕺山，东林派大臣，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钱谦益	字受之，号牧斋，东林派大臣，官至礼部尚书。
吕大器	字俨若，东林派大臣，时任兵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左侍郎。
高弘图	字研文，户部尚书，官至东阁大学士。
黄澍	字仲霖，东林派官员，湖广巡按。

- 周 儒——字仲馭，东林派官员，曾任礼部主事，复社元老。
- 雷縡祚——字介公，东林派官员，曾任武德道兵备佥事。
- 朱由崧——明朝第十八代皇帝，年号“弘光”。
- 韩贊周——司礼监掌印太监。
- 马士英——字瑶草，庐凤总督，官至内阁首辅。
-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阉党余孽，官至兵部尚书。
- 杨文骢——字龙友，官至兵部员外郎，马士英妹夫。
- 刘泽清——字鹤洲，淮安总兵官，封东平伯。
- 刘孔和——淮安副总兵官，刘泽清之叔父。
- 朱统灏——王室子弟，马、阮党羽。
- 徐青君——中山王徐达后裔，魏国公徐弘基之弟。
- 柳如是——名是，号河东君，明末盛泽名妓，钱谦益之宠妾。
- 董小宛——名白，明末秦淮名妓，冒襄之宠妾。
- 惠 香——明末盛泽名妓，柳如是之密友。
- 李十娘——名湘真，明末秦淮名妓。
- 卞赛赛——名赛，明末秦淮名妓。
- 马 氏——冒襄之母。
- 苏 氏——冒襄之妻。
- 顾 苓——字云美，明末诸生，钱谦益之学生。
- 孙永祚——字子长，明末诸生，钱谦益之学生。
- 蔡益所——书坊老板。
- 柳敬亭——外号柳麻子，明末著名说书艺人。



1. 黄宗羲在家乡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住了有一年多了。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的一天，他外出收租刚刚回村，就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他的三弟黄宗会在本省学政主持的一次考试中被录取为“选贡生”，这就如中了举人、进士一样，只要再通过“廷试”，就会被授予正式官职了。黄宗羲大喜过望，跌跌撞撞地往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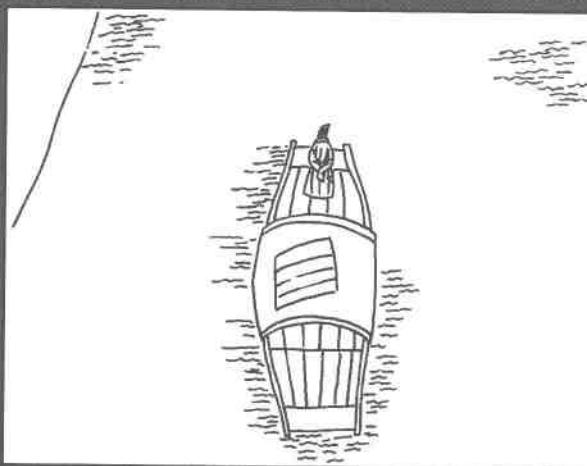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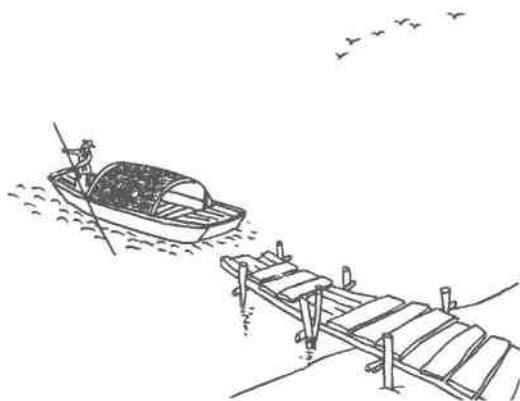


2.“啊，都说我们兄弟有才无命，徒享虚名。看今后还有谁再如此说！”黄宗羲一路兴奋地想着，到了家中，只见院子里铺了厚厚的一层鞭炮屑，透出浓重的喜气。黄宗会穿着簇新的衣服，正在往外送客，一见黄宗羲，他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倾着身子奔过几步，一下跪倒在黄宗羲面前：“大哥，宗会能有今日，皆是大哥所赐，宗会没齿不忘！”

3. 黄宗羲心头一热，眼睛也湿润了。由于父亲去世得早，宗会的学业，是他手把手教导出来的，其间的种种辛酸不易，也只有他最清楚。“可这是不该的！大哥的道德文章，胜于劣弟十倍，理当率先高中！”黄宗会说着痛哭起来。“啊，不要这样想！”黄宗羲呜咽着把三弟扶起来，“别哭了，快招呼客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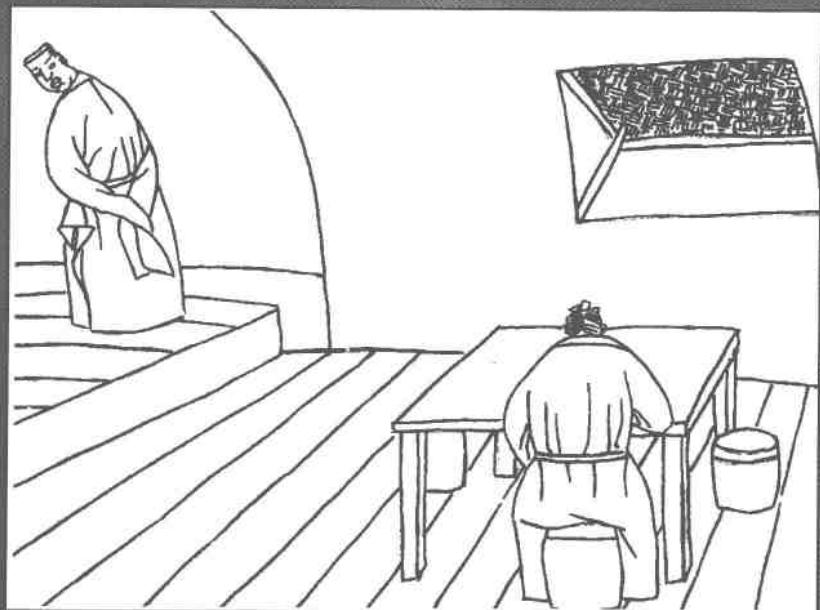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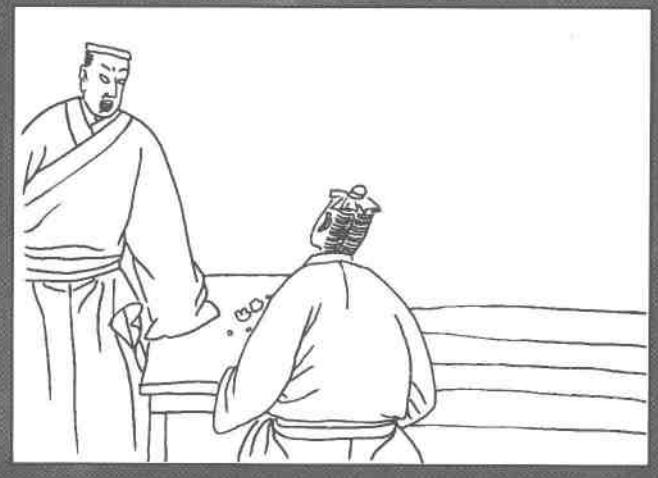
4. 最初的喜悦过后，就是烦恼和困扰。接下来宗会要去杭州拜谢主考宗师，还得准备上北京应廷试、等待授职等，每一样都要银子。于是全家东挪西借，并毅然卖掉部分田产，凑足七八十两银子。四月十五这一日，黄宗羲陪同新选贡生黄宗会，乘上一只乌篷船，往省城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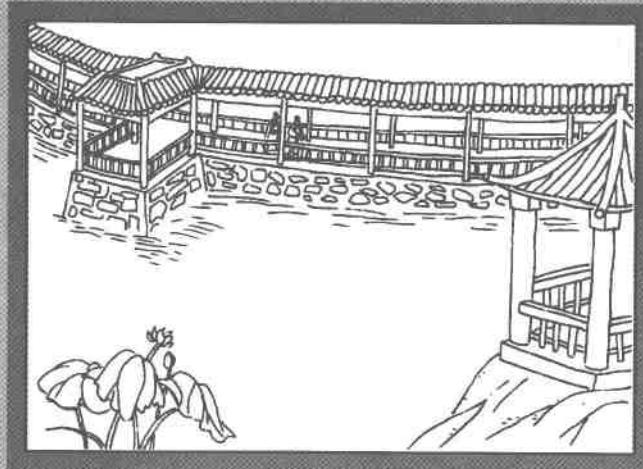
5. 在消息闭塞的乡下蛰居许久之后，能借此机会到城里走动，探访朋友，打听时局，黄宗羲觉得特别愉快。他由这次家庭的喜事想到国家的中兴，不禁又萌生了希冀。“明年又是大比之年，我需得收敛心神，多下功夫，以为世所用！”当乌篷船驶进一片开阔的水面时，黄宗羲浏览着两岸的景色，跑腔跑调地唱起了一支散曲。

6. 黄宗羲的眼光慢慢落在了黄宗会身上。只见他坐在船板上盘点着身前的一小堆银子，脸上浮着苦笑。黄宗羲明白了，叹了口气说道：“到了京城，手头捏紧一点，有这七八十两也就够了。我前年进京，三十两银子住了四个月，不也对付下来了？”黄宗会却哭丧着脸说：“听人说，那年大哥没考中，不是文章不如人，就是不舍得花钱打点——”





7.“哼！”黄宗羲平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委屈从俗，想当年他拒绝了周延儒的荐举，许多亲友都说他意气用事，可过后不久，周延儒在清军入塞时谎报军情，加上贪赃枉法之事败露，被震怒的皇帝下狱赐死了，不是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吗？此刻，他铁青着脸，正要对黄宗羲严加训斥，只见对方睁着一双胆怯的眼睛，巴巴地望着他，心中又觉不忍。



8. 船经府城绍兴的时候，黄宗羲兄弟照例要停船上岸，拜见望职住在这里的蕺山学派大宗师刘宗周。刘宗周是他们的父亲黄尊素生前好友，后来黄宗羲拜在他的门下，成了蕺山学派的入室弟子，不久前黄宗羲的次女许配给了刘宗周的长孙，两家又成了姻亲。



9. 黄宗羲在黄竹浦隐居之后，有一年多没来拜会这位老师了，重新走在花木扶疏的廊庑下，心中顿感亲切。然而，当进了起居室，老师的儿子刘汋转过身来与他兄弟见面时，他突然感到气氛有些异常，仿佛有某种恐怖的大石压在头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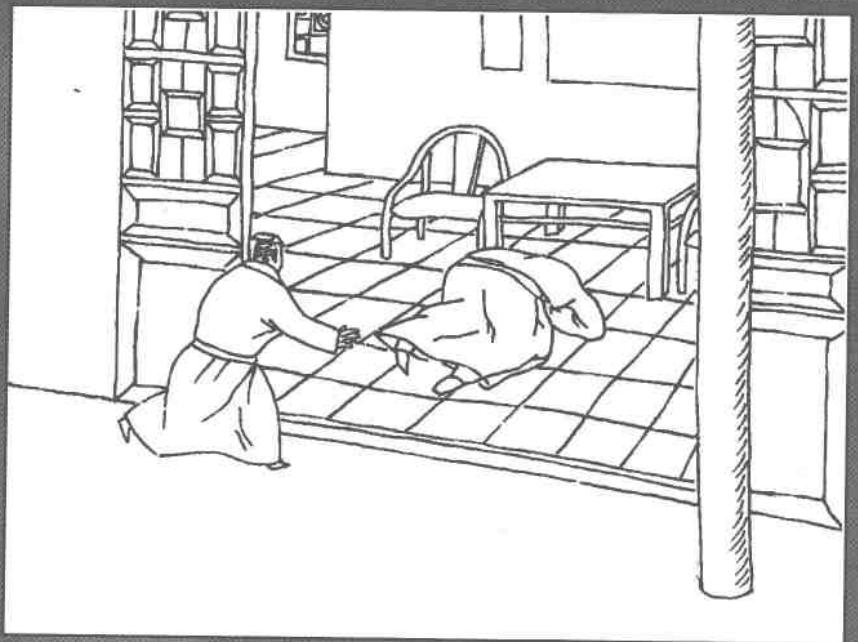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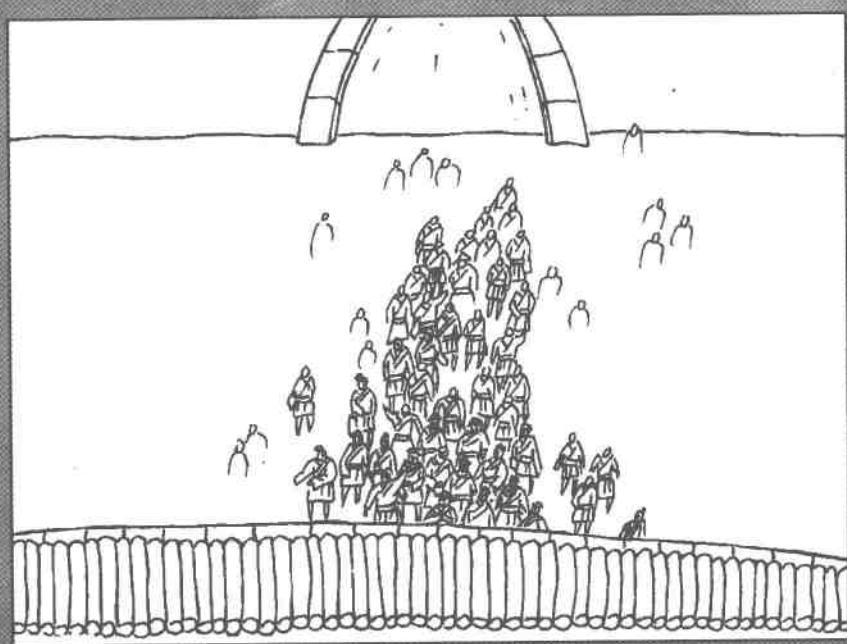
10.“发生了什么事？”黄宗羲心中充满了疑惑，正要动问，只见刘汋空洞茫然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远方，开口喃喃地说道：“你们可知道？京师被流贼攻破了，皇上已在万岁山自尽，大明——完了！”



“什——什么？”黄宗羲一下子惊呆了，“会不会是谣传？”刘汋痛苦地摇了摇头：“昨夜四更，府尊派人召集全城缙绅来衙门，在密室内传看了省里发来的十万火急文书。如今留都已在商议另立新君了！”说完泪水已从清癯的脸上流下来，而黄宗羲的身子也开始在颤抖。

12. 只听身后的书房里传来一声悲痛欲绝的长嚎。
“老师！”黄宗羲惊叫一声，奔了过去。刘宗周正颤抖着跪伏在方砖地上，把年老的头颅朝着正北的方向一下一下猛磕下去：“圣上呀！崇祯主子啊，怎么就撒手归天了！孤臣刘宗周，无德无能，不能为圣上分忧，真是罪该万死啊！”于是，全家上下全都跪伏下去，呼天抢地，号啕了有整整半个时辰。





13. 过了许久，黄宗羲听到黄宗会在他身旁悄声说道：“大哥，快到门口看看吧，聚了好多人啊！”来到大门口，果然只见黑压压、密重重的人群，从门口延伸至内河边上，一直向两边的街道蜿蜒而去。人群中一个高亢的声音喊道：“乾坤摧折，至于此极！如何应变，请先生明训！”



14. 黄宗羲也转过头，与众人一道，期待地望着刚缓步来到门口的老师。刘宗周须发蓬乱地挺立着，语调沉重地开口说道：“各位父老兄弟，宗周为人臣，不能身先讨贼，力挽狂澜以报国恩，有何颜面苟存于世？应当自断此头，以谢先帝！各位请好自为之！”黄宗羲脑袋“嗡”地一响，万没想到老师竟要以死殉国！

15.“老师此言差矣！”黄宗羲顾不得尊卑礼仪，快步上前，厉声说道：“老师身负天下苍生之厚望，难道一死即可塞责么？”此言一出，刘门弟子及家人尽皆侧目而视。不料刘宗周却耸然动容，眼睛凝视着黄宗羲：“那么，依你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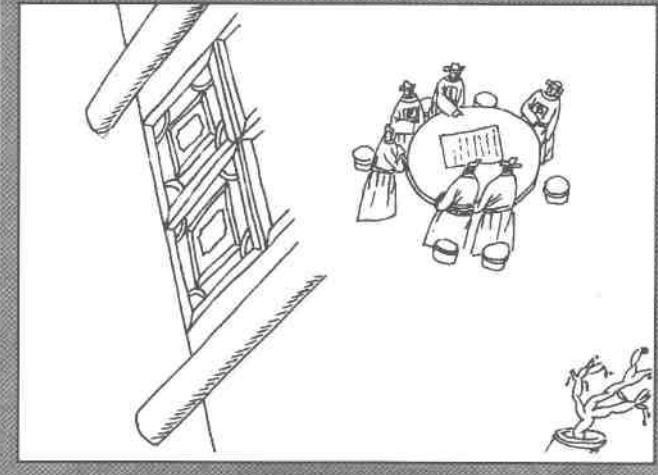
16. 黄宗羲慷慨陈词：“以弟子之见，何不缟素发丧，檄召四方，挥戈北指，复君父之仇，定社稷之难？请先生担起责任！”人群中一批缙绅齐声附和：“对，我们都听先生吩咐！”渐渐地，刘宗周的眼睛变得果决、明亮起来，用感激、洪亮的声音说道：“诸君以大义相责，令宗周甚为愧愧！走，随我去见府尊！”

17. 于是人群纷纷拥挤着，跟在刘宗周身后前行。走了一段路程，黄宗羲听到三弟用惴惴不安的声音问道：“大哥，那么弟进京应廷试的事，可怎么办？”黄宗羲停下脚步，怔了怔，只得用无限怜悯的眼光，看着身旁这位新选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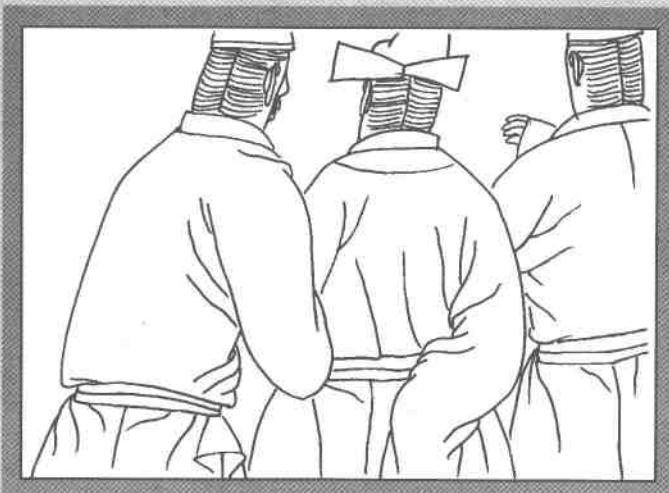


18. 四月下旬的南京，本是一年中最欢乐迷人的游
冶季节。可是如今因为北京陷落、皇上殉国的消息已在民
间传播开来，原本热闹熙攘的大街清冷了许多，不时有一
队队全副武装的官兵加强巡逻，使市面人心平添了一片
紧张和惊恐。





19. 在接着熊明遇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的府邸里，一个小范围的秘密协商正在紧张地进行。参加者有户部尚书高弘图、都察院右都御使张慎言、翰林院掌院詹事姜曰广、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等。协商的内容，就是在南京另立新君的大事。可是直到最后，究竟该拥立福王朱由崧还是潞王朱常淓为好，他们还是没能作出决定。



20. 犹手的是：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全都失散没有音信，在逃难南来的皇族中，惟有福王朱由崧是崇祯的堂兄弟，按“亲疏伦序”，理当被立为新君。可是，福王的父亲朱常洵与东林党人有过严重的过节，立福王会不会对东林不利呢？出于这种顾虑，吕大器与张慎言、姜曰广提出拥立潞王朱常淓主张，可潞王算起来只是崇祯帝的远房叔父罢了。